刑案匯覽

刑案匯覽卷二十三

目錄

刑案匯覽卷二十三目錄終

慮媳張揚姦情
毆打一傷適斃

謀殺祖父母父母

安徽司　查例載尊長故殺卑幼案內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等語又上年八月內本部議奏浙江省張雲灝與邱方玉之母湯氏通姦商同勒死伊子邱方玉案內聲明嗣後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如係親母擬絞監候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是殺死子女及媳

例應抵命者係專指因姦礙眼謀故致死之案而言若因子媳窺破姦情兩相爭鬧遷延致斃并無謀故別情自不便概擬重辟此案老焦劉氏與焦枸弟通姦被伊媳小焦劉氏窺見道破與之爭吵用撥火鐵叉戳傷小焦劉氏胸膛殞命如該氏係有心致死滅口自應按例即以平人謀故殺律定擬今該氏因夫焦更生在旁查問恐小焦劉氏說明姦情被夫嗔怪用叉嚇打損其禁聲小焦劉氏兩手接住叉頭互相拉奪致被老焦劉氏抵戳斃命然雖起於因姦而嚇

禁聲張奪叉一傷致斃情非故殺既據該撫將老焦

劉氏依非理毆子孫之婦致死滿徒律上加一等擬

杖一百流一千里並請實發不准收贖已屬從重辦

理似可照辦乾隆五十七年說帖

父姦人妻被子傳播將子謀死

北撫 咨吳大文商同查傳貴殺傷伊子吳延華身

死一案此案吳大文因與查傳貴之妻楊氏通姦查

傳貴利資縱容吳大文次子吳延華不服在外傳播

致地主戴廷斌聞知令吳大文退佃搬遷吳大文帶

同子媳等並查傳貴夫婦遷至竹山租屋居住吳延

華仍時與查傳貴爭吵查傳貴欲同楊氏搬走吳大
文慮恐不能續姦起意將吳延華致死長留查傳貴
夫婦同住隨商同查傳貴將吳延華誘至僻處吳大
文潛取小刀乘吳延華不備從其身後揪住髮辮逕
戳其項頸左右耳根並狠割其咽喉兩下登時殞命
查吳大文因戀姦將子謀死固屬殘忍惟死係子命
該省將該犯依父母故殺子律擬徒與律相符查傳
貴既據訊明僅止同謀並未加功該撫依謀殺人從
而不加功律擬流亦屬允協似均可照覆嘉慶十五年說帖

繼母因姦謀殺子并姪女二命

東撫　題高潘氏因姦謀死伊夫前妻之子高小隴滅口復挾嫌勒死夫兄之女小春姐洩忿一案查例載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如係繼母擬斬監候查明其夫只此一子致令絕嗣者入於秋審情實並未絕嗣者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等語此案高潘氏因與伊夫無服族弟高三通姦被夫前妻之九歲幼子高小隴撞破該氏獨自起意用繩將高小隴勒死嗣因夫兄高溫夫婦聲言欲行送官該氏忿恨輒將高溫七歲幼女小春姐勒斃查該氏謀殺

夫之期親姪女並無圖占財產官職情事律止絞候其因姦謀殺夫前妻之子滅口例應斬候該省從重擬以斬候與例相符至伊夫是否絕嗣未據聲明係屬罣漏惟孔該氏挾嫌謀殺夫之七歲幼姪女秋審已應情實該氏復因姦謀殺夫前妻之幼子滅口兇慘已極若照尋常繼母致死子女一命之案查明伊夫如尚未絕嗣仍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未爲平允似應照本聲明無論伊夫是否絕嗣入於秋審情實以儆淫惡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婦因姦被媳窺破
姦情將媳勒死

川督　題李陳氏因姦勒死童養媳宋氏滅口一案查例載尊長故殺卑幼案內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又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如係繼母嗣母擬斬監候各等語此案李陳氏因與張世貴通姦被姦媳宋氏窺破姦情將宋氏勒斃該省將李陳氏比照繼母因姦致死子女例擬以斬候臣等詳核案情該氏並非抑媳同陷邪淫亦無與姦夫商謀致死滅口情事自未便援引平人

謀殺之律問擬檢查該省十二年許氏一案緣許氏與伍泳元通姦經伊媳張氏撞見將伍泳元詈罵許氏向斥不服用火鉗連烙張氏右腮胦倒地復舉脚踢傷其肚腹並取薙刀劃傷其陰戶張氏喊稱許氏偏護姦夫定將通姦之事向人告知許氏慮其說破起意致死滅口將張氏捻住搯傷殞命該省聲明許氏並無抑媳同陷邪淫不從致死情事將許氏比照繼母因姦致死子女例科以斬候此案該省係查照許氏一案擬斷似應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姑聽從姦夫將子媳謀死

河撫　題郭孫氏因姦謀毒子媳劉氏身死一案查例載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若係繼母擬斬監候未至絕嗣者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姦夫仍分別造意加功照律治罪又尊長與人通姦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各等語詳繹例意必係抑媳同陷邪淫不從因而謀死滅口方與平人謀殺同論若僅止謀殺滅口並未抑令同陷邪淫因不應竟依故殺子媳科罪亦未便援引平人謀

殺之律問擬此案孟吉祥與郭孫氏通姦被孫氏之媳劉氏窺破斥罵禁止該犯起意商同姦婦孫氏將其謀毒斃命該撫將孟吉祥依凡人謀殺造意律斬候與例相符至郭孫氏既訊無抑媳同陷邪淫情事其另毒孫媳賈氏未死亦係輕罪不議該撫援引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例科以平人加功絞候殊未允協雖絞候較輕於斬候而實抵則重於緩禁應將孫氏改依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係繼母例斬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因姦致死其媳
疏聶隸寺發商

山西司　查例載尊長故殺卑幼案內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等語此條係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何煟審擬林朱氏與林朝富通姦商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該撫所擬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擬其林朱氏擬發伊犂等處給額魯特兵丁為奴之[illegible]　比該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為奴稍為加重而核其情節實不足以蔽辜凡

故殺子孫定例原以子孫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
忿激所致是以照例科斷若其中別有因事起意致死
情節較重已不得復援尋常尊卑長幼之律定罪從前
是以改擬發遣為奴成案具在若林朱氏因與林朝富
通姦為伊媳黃氏撞見始則欲污之以塞口見黃氏不
從復慮其發覺而謀藥死其廉恥盡喪處心慘毒姑媳
之恩至此已絕不但無長幼名分可言又豈可僅照發
遣完案俾得靦顏存活使倫常風化之大閑罔知懲創
而貞堅之烈婦無人抵命含冤地下將明刑弼教之謂

何嗣後凡遇尊長故殺卑幼案件內有似此等敗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犯縱不至立行正法亦應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監候秋審入於情實以儆無良以昭法紀著將此通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即著三法司照此改擬具題完結欽此恭纂為例又例載凡姑謀殺子婦之案如僅止出言頂撞輒蓄意謀殺情節兇殘顯著者發伊犁為奴等語此條係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奉

旨此案老王邢氏與小王邢氏分屬姑媳該部核覆照尊

長謀殺卑幼律問擬杖流並不准收贖固屬照例辦理

但核其情節尚未允協姑之於媳究與親生子女之於

父母不同若平日不遵教訓或有忤逆情形自應管教

責處亦不得任意陵虐恣行殘忍今小王邢氏因體弱

不能工作尚無大過乃老王邢氏因其出言頂撞蓄意

謀殺輒用鹽滷向灌并用刀攮落門牙兇殘已極若不

嚴加懲儆則凡爲姑者不論其媳有無忤逆竟恃尊長

名分肆意謀殺到官問擬又得倖邀寛減此風亦不可

長老王邢氏罪雖不至論抵僅問擬杖流不足蔽辜老

王邢氏著改發伊犁給與額魯特爲奴嗣後如有此等案件著即照此辦理等因欽此是謀殺子婦之案如係因姦致死滅口必須有抑令同陷邪淫情事者始照平人謀殺律定擬以儆淫惡之罪人即以慰貞堅之烈婦也若係尋常謀殺之案罪止杖流因其情節兇殘特於本律上加重發遣究不問擬死罪於懲創兇殺之中仍寓正名定分之意至因姦致死滅口祇慮一己之姦情敗露並無污媳聲口之心較之抑媳同陷邪淫者情節爲輕而釁起因姦又未便

照尋常謀殺情節兇殘之例問擬發遣夫姑之於媳固無屬毛離裏之愛而子與媳服制同屬三年則姑與母名分正復相等例無姦婦殺死伊媳滅口作何治罪明文向俱比照母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例問擬死罪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此案李賈氏因與賈汰恆通姦被媳李荐氏窺破張揚發情起意將李荐氏致死滅口該撫辯明未便依尋常謀殺子婦定擬第該氏究未抑媳同陷邪淫應比例問擬將李賈氏比照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依嫡母擬殺監候例擬絞監候

具題本部核與向來奏准例案相符俟准以照覆准施
內所稱入於秋審辦理者應永遠監禁之處與歷來
成案兩歧經本部改為照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係
照成案辦理今准大理寺簽商前來查林朱氏之案
因有抑媳同陷邪淫情事故照謀殺平人律改擬老
王邢氏之案係尋常謀殺子婦情節兇殘故於杖流
本罪上加重發遣今李賈氏係因姦致死子媳滅口
既非抑媳同陷邪淫又非尋常謀殺子婦核與林朱
氏並老王邢氏二案情罪輕重均不相符若如 貴

寺所商將李賈氏照平人故殺定擬則與抑媳同陷
邪淫者無所區别勢又不能將抑媳同陷邪淫之案
於例外加重問擬立決轉較平人為重所有李賈氏
一犯仍應循照歷來成案比照母因姦致死子女滅
口例問擬死罪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以昭情法之平
惟向來各省辦理此等案件有比照嫡母問擬絞候
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者有比照繼母斬候入於緩決
永遠監禁者雖同一緩決永遠監禁而罪名究未畫
一本部公同酌議嗣後因姦致死伊媳滅口之案係

親姑嫡姑即比照嫡母例擬絞監候入於秋審緩決
永遠監禁係繼姑即比照繼母例擬斬監候入於秋
審緩決永遠監禁本部業於本案李賈氏題稿內聲
請通行各省查一辦理相應查明例案咨覆並將李
賈氏原稿移送　貴寺再行會核可也○又爲片覆
事所有山西省李賈氏因姦殺死伊媳李喬氏滅口
一案經大理寺復行簽商前來本部查例載因姦起
意將子女致死滅口者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
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若係嫡母擬絞監

俟繼母嗣母擬斬監候查明其夫只此一子致令絕
嗣者俱入於秋審情實若未致絕嗣者入於緩決永
遠監禁等語此係嘉慶四年本部酌核具奏奉
旨依議於六年纂入例冊原以嫡母繼母嗣母因姦謀殺
其子致令絕嗣即屬得罪於祖宗實抵固所應得如
尚未絕嗣則猶有一線可原是以仍擬緩決至因姦
謀殺伊媳六年定例未有明文惟檢查六年以後成
案俱係比照因姦殺死子女滅口例問擬斬絞監候
秋審時以該犯姑等並無抑媳同陷邪淫情事而殺

死伊媳不致絶嗣俱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歴係比照辦理具有成案可査至童養媳之名雖於古未聞其俗不知始自何時惟受聘未婚業已就養夫家則名分已定未有身在夫家猶以在室論而服制不從夫者本部向來辦理童養媳與夫家母家殺傷之案俱照已婚妻科斷從無歧異檢查嘉慶二十二年四川省題李陳氏因姦殺死年甫十四之童養媳宋氏滅口一案因宋氏窺破陳氏姦情陳氏羞忿用竹片毆傷其右臂膊右腿又用紡花鐵錠戳傷其右手背偏

右又將其兩腮膊骨節捋脫後用布帶套住項頸用力拉勒斃命即係比照繼母例擬斬監候秋審時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在案是姑媳比照母子而童養媳與已成婚之媳一例辦理成案具在非刱論也所有李賁氏因姦致死童養媳李喬氏滅口一案茲准

貴寺簽商如所云父母故殺子孫非違犯教令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加一等亦止杖七十徒一年半而姑謀殺子媳者發伊犁為奴此姑媳不能比於母子之證等語查律稱加者不入於死是以

姑故殺媳止加等擬流仍得收贖至尊長謀殺之案依故殺法擬以流罪亦准收贖惟謀殺情節兇殘顯著者姑質發爲奴究不以之擬抵一則以名分所在一則以加不至死故也至姑媳與母子罪名輕重更有難於比較者律稱非理毆殺子孫之婦止徒三年故殺亦止流二千里仍准收贖而嫡繼慈養母非理毆故殺子女如伊夫現無子嗣卽擬絞監候故殺之繼母仍擬情實相提並論此又孰重孰輕乎可知母姑致斃子媳之案以得罪祖宗爲重而以致斃子媳

爲輕未便以徒流有加重之文豫將例應緩決之尊
長改從凡論令其之生而之死也又　貴寺所云服
制三年乃姑媳之常禮今李賈氏身犯邪淫義與夫
絕則在喬氏之夫且不得以爲母而喬氏安得復以
爲姑且喬氏尚係童養之媳爲姑三年於古未聞現
在
大清會典
大清通禮及禮刑兩部服圖均所不載按之禮經曾子問
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不杖不菲不

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娶未廟見猶曰未成婦則童養未婚之媳其未成婦可知矣女子既嫁則爲其父母期未婚則於父母之服不降其於姑不應遂服三年等語查婦女身犯邪淫已干七出自絕於夫即自絕於子然子無出母之理即無絕母之義凱風不怨孟子稱之蓋處人倫之變始知孝子之難喬氏之夫不得以爲母之言似非篤論又禮經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鄭康成註云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
齊衰孔穎達正義曰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
以其非在室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案曰此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謂
舅姑皆沒者耳婦之祔廟舅主之也蓋姑舅皆沒而
又未三月未從於祭是舅姑以上皆不知此婦也故
不祔亦不待已焉耳
御案直揭經義昭如日星夫以舅姑在堂童養之媳比例
舅姑已沒未廟見之婦似屬不倫且鄭註孔疏於未

廟見之婦有壻服齊衰期父母降服大功之文則雖舅姑已沒而三年之名義自在又禮經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孔穎達正義曰女子在室爲父三年今既在塗非後在室故知服期夫親迎在塗之女爲親服期則爲舅姑三年可知而童養媳久在舅姑之室則義重於在塗之女其爲舅姑服斷三年更可類推又晉宋之間有拜時之禮女雖不在壻家而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

以成婦迎之其時議者或謂拜於舅姑可准廟見或謂已拜舅姑義同在塗且未廟見之女死葬女氏之黨責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議者紛紛大抵謂婦見舅姑即未成婚正如委質策名已有定名今童養之媳久在夫家恩養之深過於拜時遠甚雖鄉曲小民之習俗曾與通例服闋未著明文而禮緣義起則童養媳爲姑服三年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貴寺又云乾隆七年有安氏因使女金玉不遵管教將金玉毒毆傷將身死一案其時刑部議

素娟案載奴婢毆家長條

奏以有關名分之命案毆殺與謀故不同謀故之中
又有殘毒異常出乎情理之外者應從重定擬聲明
請
旨又乾隆五十三年刑部核覆江蘇巡撫題徐二姐與陳
七通姦被伊父白契所買婢女素娟窺破起意致死
滅口審照故殺雇工律擬絞監候具題奉
旨徐二姐與陳七通姦恐婢女素娟說破起意致死滅口
主婢之分已絕且素娟年止十二徐二姐乘伊睡熟用
繩收勒斃命實爲淫兇可惡徐二姐著改爲絞決嗣後

遇有姦淫起釁往意兇殘婢女年在十五歲以下者俱著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今賈氏用鐵通條燒烙致死年甫十四之喬氏皆應與尋常故殺殊科等語查乾隆七年本部核議安氏原奏內稱婦人殺人若非律應擬抵之案皆屬名分攸關如尊長致死卑幼之類業因名分而貸其生若仍拘繫公庭令皂役推按敲撲露體傷肌其事更屬難堪仍應照定例收贖但查有關名分之命案其毆與謀故不同謀故之中情又不一如將[illegible]殘毒異常出乎情理之外者應令刑

衙門將所犯案情依例辦理不足蔽辜之處從重定
擬聲明候
旨遵行等因奏准在案其時母姑殺死子媳均係照例擬
以徒流並無實發伊犂及斬絞各專條遇有謀故殺
殘毒異常之案若仝予收贖未免過輕是以附具案
情加重定擬迨後乾隆三十七年於姑抑媳同陷邪
淫致死滅口則有以凡論之例乾隆四十八年於姑
謀殺媳兇殘顯著則有發伊犂之例乾隆五十六年
於母因姦殺子滅口則有分別斬絞之例業經節次

增加勢難再議加重且嘉慶四年欽奉

上諭嗣後問刑衙門俱應各遵憲典專引本律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字樣等因欽此恭纂爲例現在嘉慶六年以後姑因姦殺媳滅口成案比照母子入於秋審

朝審緩決者不一而足俱係題奏奉

旨准行之案自應欽遵畫一辦理未便照乾隆七年原奏用不足蔽辜從重字樣致與現行例案不符至徐二妞殺死婢女桑妞之案查桑妞係徐二妞之父自契

所買婢女尋常故殺按律即應絞抵而因姦致死幼婢又係秋審必實之案故加重問擬立決今賈氏若因他事故殺喬氏按律祇應擬流謀殺即情節兇殘亦止擬遣與故殺白契婢女應擬絞抵者罪名生死各別即名分輕重懸殊業以釁起姦情問擬絞候未便臨事逐節加重且謀殺十五歲以下幼婢係屬專條並非通例若執此推廣則凡因姦因盜謀故殺平人之案死者年在十五歲以下俱當問擬立決恐非持平之道至謀故殺之案情節兇殘者爲多以凡論

者並無加重之文兇四川省李陳氏之案被年甫十
四之童養媳宋氏窺破姦情並未張揚而陳氏用竹
片鐵錠疊毆多傷又挎脫兩胳膊骨節猶恐其不死
復用力勒斃以死者年歲論則與現案同一十四也
以情節論則與現案同一兇殘也以姑媳名分論則
與現案同一童養也陳氏既照例入於緩決永遠監
禁則賈氏自當畫一辦理未便兩歧致生死出入
貴寺又云查定例二罪並發從重科斷林朱氏是以
圖姦殺媳滅口為重罪抑媳同陷邪淫為輕罪假令

抑媳同陷邪淫而不繼以謀死則朱氏必無死罪乾
隆二十七年趙氏與徐可鳳通姦因媳任氏礙眼囑
令徐可鳳並姦任氏致投井身死其時並不將趙氏
問抵以慰烈婦貞魂則以死由自盡也然則林朱氏
一案仍以殺媳滅口為重罪等語查名例二罪俱發
從重論係二罪各為一事如一犯姦一犯盜若盜之
罪重於姦則從重以盜論同一犯姦一係縱姦一非
縱姦則從重以平民相姦論斷無於一事一例一罪
之內分輕重之理即如罪人拒捕殺人律應斬候而

搶奪拒捕殺人即應斬決能以搶奪為輕罪乎例內似此甚多不可枚舉況本例載明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是抑媳同陷邪淫正其致死之所因名例中犯罪自首得免所因未聞以所因為輕罪也且林朱氏案內

聖訓煌煌原以堅貞之烈婦無人抵命故將林朱氏照平人謀殺之例以為倫常風化之大關復查嘉慶二十一年

仁宗睿皇帝於王李氏令姦夫郎復興向伊媳香兒圖姦香

郎復與案載威逼人致死條

見羞忿自盡一案因王李氏律不應抵特將郎復與

改爲絞抵以慰烈婦經本部恭纂爲例

兩聖先後同揆若合符節　貴寺所引乾隆二十七年趙氏

徐可鳳之案係屬舊案與新例不符未便援照　貴

寺又云查現行例因姦致死子女滅口親母絞候永

遠監禁嫡母絞候繼母嗣母斬候致絕嗣者入秋審

情實若絕嗣者永遠監禁若因姦殺媳者皆得永遠

監禁與親母無異一體通行則此等淫惡之婦皆得

有恃無恐更復何所不爲且媳並非其姑所生皆屬

義合親姑嫡姑繼姑有何區別足例與乞養子相同
毆至篤疾即應義絕豈得一例以姑比母著於明條
等語本部查嫡繼嗣母尚待秋審時分別實緩者原
以是否絕嗣為斷至致死伊媳本無絕嗣之理向俱
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若原題仍聲明入於秋審分別
辦理秋審時又有何分別豈非具文是以近年各省
題本即聲明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經本部照覆具題
准行在案至永遠監禁之犯婦終身囚繫囹圄雖遇
常赦不准減等揆其情狀真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之勢以懲淫惡之婦似亦不致有恃無恐無所不爲又婦人從夫夫之於母旣有嫡繼嗣之分則媳之於姑自應亦爲區別且斬絞罪名亦可畫一不致紛歧至律稱姑毆媳至篤疾即令媳回母家姑止杖九十收贖推原律義以姑毆媳至篤疾則釁隙已成不准離異恐構啓殘殺之端若謂毆至篤疾即以義絕則姑媳恩同凡論何以律止擬杖且參觀夫毆妻折傷以上如不願離異者驗罪收贖仍聽完聚律文則姑毆媳至篤疾如不願離異者亦當聽其完聚更可隅

因姦致死子婦分別斬絞通行

反總之本部辦理刑名均依律例而定罪用新頒律例則仍以最後之例爲準至律例所未備則詳查近年成案仿照辦理若無成案始比律定擬所有姑因姦殺死子婦滅口之案向俱照母子之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現在李賈氏一案核與二十三年四川省李陳氏之案情節相符似應畫一辦理未便率坐加重相應將李賈氏原稿送回 貴寺詳核會題可也

道光二年說帖

晉撫 題李賈氏因姦毆烙童養媳李喬氏致死滅

口一案緣李喬氏係李賈氏長子李行常自幼聘定之妻嗣李喬氏父故母嫁經其祖母彭氏送交李賈氏童養李賈氏之夫李盛倫與賈汶恒素好往來李賈氏見面不避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不記日期賈汶恒至李賈氏家與李賈氏調戲成姦迨後乘便宣淫并送給錢物李賈氏之姑李王氏等並不知情李喬氏早經窺破二十五年十二月喬彭氏接回李喬氏過年李喬氏將李賈氏與賈汶恒通姦情由向喬彭氏訴述并在外張揚經喬彭氏阻止道光元年正

月間李賈氏風聞李喬氏張揚姦情心生氣忿屢次往接喬彭氏留住至二月初間始行送回李賈氏即借端時加毆詈其姑李王氏屢勸不聽二十四日下午李賈氏乘李王氏與女合連子外出即將因何在母家説伊養漢之言向李喬氏斥罵李喬氏狡賴李賈氏用手摔傷其左腮頰李喬氏哭泣李賈氏即用鐵通條毆傷其左眉左顖額左肩甲左胳膊李喬氏用手遮護李賈氏復毆傷其右顖額右肩甲右胳膊右手腕李喬氏轉身欲逃李賈氏又毆傷其脊背脊

脅嗣李王氏回見李喬氏受傷臥炕當向查問李賈氏捏稱李喬氏頂撞李王氏聽信至二更時李賈氏喚令李喬氏睡歇不理復用鐵通條毆傷其左腦䐐相連并腕左脇李王氏聽聞喝阻二十五日傍晚李王氏復領合連子赴鄰村附坐李賈氏又向李喬氏嚷罵李喬氏聲稱既屬多嘴即不應表淚並令將其毆死李賈氏益加忿恨並慮夫姑風聞向李喬氏究問遂起意將李喬氏致死滅口當用鐵通條連毆傷李喬氏左肋左膝左右臂膊左右肱肘左腿肚李喬

氏滾喊致擦傷右眼胞左腮李賈氏將李喬氏衣褲扯下抓傷其左右腿又將鐵通條在炕爐燒紅連烙傷李喬氏右肩甲右腋肢右胳膊右脇脥胸膛左右乳心坎右胯陰戶至二十六日五更時殞命報驗審認詰無抑令同陷邪淫亦無同謀加功之人將李賈氏比照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係嫡母例擬絞監候聲明係姑殺媳應入於秋審辦理毋庸永遠監禁等因具題査因姦致死係媳滅口向係比照致死子女滅口例問擬死罪入於秋審緩决永遠監禁今該撫聲

稱將李賈氏入於秋審辦理毋庸永遠監禁殊未允協應將李賈氏照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再臣等查向來各省辦理姦婦致死伊媳滅口之案有比照嫡母致死子女例擬以絞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者有比照繼母致死子女例擬以斬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者雖同一緩決永遠監禁而罪名究未畫一且以親姑嫡姑比照繼母亦未確當臣等公同酌議嗣後姦婦致死伊媳滅口之案係親姑嫡姑卽照嫡母例擬絞監候係繼姑卽照繼母例擬斬監候均入於緩

決永遠監禁以照畫一本案李賈氏係已死李喬氏
親姑應仍照例擬絞監候入於秋後決永遠監禁其賈
決但既訊無知情同謀應照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
月杖一百李王氏等並無縱姦情事俱毋庸議
道光二年題准通行已纂例

姦婦謀殺子姦夫喝子代加功

浙撫　題朱閔氏與湯元燧通姦謀死親子朱吉成
私埋匿報一案此案朱閔氏先與湯元燧通姦伊子
朱吉成並不知情後湯元燧將女湯氏嫁與朱吉成
為妻閔氏復與湯元燧在房行姦被朱吉成撞見時

與閔氏吵鬧並聲言必將湯元滙毆死閔氏慮及必有後患起意將朱吉成致死除害潛與湯元滙密商囑爲幫助湯元滙應允因自揣年老力衰轉囑伊子湯阿二湯阿四相幫湯阿二等不允湯元滙以朱吉成逍圖告已若不將其致死將來性命不保閔氏亦言伊係朱吉成親母致死不孝之子有事惟伊一人承當湯阿二等鄉愚無知亦各勉爲應允閔氏約期令湯阿二湯阿四至家將朱吉成捆勒立斃查湯元滙聽從姦婦謀命因自揣年老力衰令伊子湯阿二

等前往幫同下手是以子代身不得謂之不行即不得謂之從而不加功況以妻父謀殺女壻又陷二子於死罪較之尋常謀殺加功者尤為慘忍湯元僅一犯應改依從而加功律擬以絞候以昭平允至閔氏因姦起意致死親子滅口例應絞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該司所擬稿尾未將例文全敘聲明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字樣亦屬疎漏謹另擬稿尾錄呈

稿尾查例載因姦起意將子女致死滅口有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姦夫

仍分別造意加功照律治罪又律載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從者不行減行而不加功一等各等語此案朱閔氏因姦商同姦夫湯元瀊將親子朱吉成致死滅口應將朱閔氏依因姦起意將子女致死滅口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例擬絞監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湯河四幫同謀殺朱吉成因係迫於父命惟既已加功亦應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該撫疏稱湯元瀊係朱吉成妻父既姦

其母復害其命恩義已絕應同凡論雖朱閔氏等勸
幾朱吉成該犯並未在場加功惟朱閔氏向其商謀
當即應允又囑令兩子幫同下手既非脅從亦無悔
念若照從者不行減行而不加功一等擬徒殊覺輕
縱湯元灉除與朱閔氏通姦輕罪不議外應照從而
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謀殺人案內從
者不行及行而不加功之犯因其臨時畏懼不行或
在場並未動手故分別擬以徒流今湯元灉係已死
朱吉成妻父因與其母朱閔氏通姦情密當朱閔氏

欲將朱吉成致死之言向商該犯自揣年老力衰轉囑伊子湯阿二湯阿四相幫因湯阿二等不允該犯復以朱吉成意圖害已若不將其致死將來性命不保之言逼脅致朱吉成慘遭勒斃是該犯令子代往即與身自在場助力無異且以妻父因姦致斃壻命復陷二子於死罪較之尋常謀殺從而加功者情尤慘忍該撫因其並未在場依從而不加功律擬流名爲從嚴實屬輕縱不足以昭平允湯元隆應改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鄰人朱兆發朱兆貴於

謀殺夫之小功
尊屬並未同行

朱閔氏致死朱吉成之後並不報官相驗該犯等輒
聽從將屍殮埋殊屬不合應照地界內有死人里鄰
不報官司而輒埋藏律杖八十地保朱元佐失於查
察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朱湯氏因病回母家就醫
並不知朱閔氏等將朱吉成商謀致死情由迨後聞
信回家被朱閔氏嚇禁聲張非知情隱匿可知應免
置議逃犯湯阿二緝獲另結 嘉慶十八年說帖〇十九年題結
陝督 咨孫曾氏聽從姦夫王得本謀殺故夫小功
叔祖母孫姜氏並未同行一案該省以曾氏先欲聽

從用石灰拌入麪內是行而未傷律止擬徒後復聽
從商謀搽死該氏又係從而不行如照凡擬流而律
文又言皆斬如竟擬以斬決則該氏究未同行加功
律文既涉疑似罪名生死攸關咨請部示等因查魯
氏前次聽從姦夫王得本將石灰調入麪內係已行
未傷律應擬徒其於王得本向其商謀搽死該氏以
致死也罷之言同答亦止可謂之同謀迨王得本搽
死姜氏之時該氏既未在場加功亦無隨從同行情
事自不得科以不分首從皆斬之罪惟該氏身犯邪

淫乃因尊長礙眼輒聽從姦夫謀害其命及至下毒
不遂復又聽從姦夫任其搭鋪實屬淫惡該氏前次
行而未傷罪止擬徒其後次謀而不行若仍照凡人
擬流收贖殊不足以儆淫兇而重名分應將該氏擬
流實發駐防給兵丁為奴不准收贖似得情法之平
應令該省按擬具題到日再行核擬 稍尾 查律載謀
殺祖父母父母已行不問已傷未傷皆斬註云預謀
一 之子孫不分首從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行者為首
杖一百流二千里為從杖一百徒三年已傷者絞為

從加功不加功並同凡論已殺者皆斬註云不問首從又其犯罪分首從律註云造意爲首隨從爲從各等語細繹謀殺祖父母父母律註預謀二字凡子孫但經商謀其事者卽屬行同梟獍罪大惡極無論同行與否均擬斬決誠以服制最重故罪名獨嚴也至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行已傷律註各有首從字樣卽已殺者皆斬註內亦止言不問首從而不言預謀之卑幼是僅止預謀並未隨從同行加功者自不在皆斬之列此案孫曾氏與故夫小功叔祖母孫姜氏

服屬緦麻同院居住曾氏與王得本通姦被姜氏窺
破禁止王得本起意商謀致死曾氏聽從將石灰乘
間調入姜氏麪內藥其毒死姜氏見麪湯未淨未食
外出王得本向曾氏詢悉未食情由卽以不如搭死
之言向告曾氏答以致死也罷適姜氏回歸王得本
出院捉住姜氏兩手拉進姜氏臥房用手向搭咽喉
殞命該督以曾氏先次聽從用石灰拌入麪內是行
而未傷律止擬徒後復聽從商謀搭死該氏又係從
而不行如照凡擬流而律文又言皆斬如竟擬以斬

決則該氏究未同行加功律文既涉疑似罪名生死攸關咨請部示等因查詹氏前次聽從姦夫王得本將石灰調入麵內係屬已行未傷律應擬徒其於王得本向其商謀搭斃該氏以致死也罷之言回答亦止可謂之同謀迨王得本搭死姜氏之時該氏既未在場加功亦無隨從同行情事自不得科以不分首從皆斬之罪詹氏除初次行而未傷罪止擬徒係屬輕罪不議外其後次同謀並未加功應仍照凡人擬流相應咨覆該督按擬具題嘉慶二十五年說帖

母謀殺兄妻子
所從買給砒礵

晉撫 題閆秦氏與子閆茂謀害子婦閆李氏身死一案查閆茂因伊母秦氏謀毒該犯兄妻李氏並誤斃李氏之女稀姿則閆哥則二命該犯雖未幫同下手惟李氏之被毒斃命究由該犯聽從伊母買給砒信所致即屬因謀加功李氏係該犯兄妻並無服制應同凡論其另行誤斃姪女二命該犯律不應抵係極罪不議至已死李氏僅止用言頂撞秦氏輒萌意謀殺核其情節實屬兇殘該省將閆茂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秦氏依謀殺子婦之案如伊媳

謀殺妻係他人起意本夫爲從

僅止出言頂撞輒萌惡意謀殺情節兇殘顯著者實發爲奴例實發爲奴均與律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九年說帖

晉撫　題趙張氏商同伊壻張翔鵠勒死伊女張趙氏一案將張翔鵠擬絞監候趙張氏依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擬杖等因查毆妻至死無論謀故罪止絞候係指本夫起意殺妻者而言至聽從他人殺妻既與本夫自行殺妻不同又與凡人謀殺加功情亦有異向因此類案情絕少故例內並無聽從

他人謀故殺妻作何治罪明文此案張翔鵠因妻趙氏賭博不守婦道往訴妻母趙張氏欲將趙氏休棄趙張氏前往訓斥因趙氏愈肆倔強心生忿恨起意致死與張翔鵠商允乘趙氏睡熟即取麻繩從趙氏項脖繞轉咽喉與張翔鵠分頭抽勒斃命是趙氏之死實由伊母趙張氏起意謀勒所致趙張氏應照依故殺子孫律杖六十徒一年照律收贖張翔鵠勒斃妻命係聽從加功之人該撫以律無明文仍將張翔鵠依殺妻本律定擬絞候不特與本夫自行謀故殺

查楊文者聽從伊母將妻馮氏勒死雖係迫於母命究屬聽從加功該督以殺之照從他人謀殺妻者有問量減擬徒殊未允協應改依夫謀殺妻係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例滿流道光十一年四川司說帖

妻者無別且與凡人聽從加功謀殺擬絞之條致斃尊長之情法實未平允而此案李如榜既無成律可循隨檢查乾隆三十七年四川省堝李如榜毆妻楊氏傷重垂危料不能生聽從義父傅添成主令假作自縊希圖卸罪即取麻繩遞給傅添成將楊氏勒斃抬上懸吊殞命該督將為首之傅添成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李如榜照尊長謀殺卑幼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經臣部核覆題准在案今張翔鵠聽從妻母趙張氏將伊妻趙氏謀勒斃命與

買休之夫圖賴
逼妻將伊勒死

李如榜聽從義父何添成將伊妻楊氏縊吊致死事
同一轍似可援照定擬應請將張翔鵠一犯改照李
如榜之案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蒙
俞允嗣後如有此等案件通行遵辦等因題准
乾隆四十七年通行已纂例

川督 題汪鄭氏勒死買休後夫汪文俊身死一案
查審理命案務須供情確鑿以期案無枉縱至案關
謀命圖詐尤應嚴鞫有 主使及幫同下手之人庶
無疑竇方能定讞此案鄭氏之夫李坤因貧難度商

謀殺貴休夫照
凡論案戳殺一
家三人係貴州
蔣李氏

令該氏貴休與汪文俊為妾並無媒證婚書汪文俊旋因染患癆症無力醫治與鄭氏在外求乞汪文俊之嫂早年病故向張居美討地安埋嗣張居美在地挖溝汪文俊藉墳圖詐聲言開溝礙伊嫂墳風水張居美恐拖老么理論范老么念其窮苦勸令張居美給錢六百文汪文俊並有字據後汪文俊兩次向張居美藉墳騙借因被斥罵氣忿會以張居美不允借錢將伊斥罵伊欲死在張居美家圖賴之言向堂兄汪文學並前妻之女范汪氏告知經汪文學等勸阻

迨鄭氏與汪文俊換夥時行至張居美地界銀盤山林內汪文俊睡在地上言伊久病乏食斷不能生不如將伊勒死以便鄭氏向張居美騙錢自謀活路文可替伊安葬生死兩便鄭氏勸阻不聽汪文俊即解腰繫麻索綰成活套自己套在頸上用手自勒鄭氏攏前拖奪汪文俊以鄭氏不肯幫勒即欲鄭氏尋死伊可圖賴之言向嚇鄭氏被逼無奈接過索頭兩手用力收勒汪文俊病後氣弱即時氣閉殞命鄭氏解索棄林次日在張居美家告以汪文俊在林身死張

居美攏看將鄭氏盤出實情該督以鄭氏係汪文俊知情買休律應離異應照凡人科斷汪文俊雖係該氏勸幾究因汪文俊逼令幫助與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無異將該氏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檢閱供招詳核情節汪文俊之娘早年病故向張居美討地安葬並非汪姓已業汪文俊何敢輒因張居美在地空滿耕種礙伊娘墳風水向其圖詐張居美既非理曲情虛何以當時不發一言反念其窮苦給與錢文令其寫立字據是汪文俊之藉

墳圖詐張居美之央人給錢已難保無另有別情汪文俊窮極無聊屢向張居美借錢不遂被其斥罵亦係辱由自取旣無另有深讎積恨何致因此令鄭氏勒死圖賴該氏本係汪文俊買休之婦其夫李坤尚在並非無處可歸汪文俊何肯先行置身死地爲該氏謀將來之生路如謂汪文俊自揣久病乏食料不能生儘可乘間投繯自縊又何必假該氏之手始能畢命且汪文俊解取紮腰麻索綰成活套業已套在頸上用手自勒該氏並應該言解勸何以反向施奪

繩勒汪文俊一經被施爽套自必扣緊咽喉不應尚能出聲其所稱因汪文俊用言恫嚇被逼無奈因而接過索頭用力收勒之處斷難憑信且汪文俊既久病乏食該氏亦必饑餓奄奄如果僅止該氏一人何能立斃其命况汪文俊被勒疼痛勢必掙扎若非另有幫同下手之人何以該屍驗無墊擦傷痕汪文俊被殺既在挨晚時候又係無人處所該氏業經手戕其命自必驚惶無措又何敢守至天明往向張居美圖詐供情顯未確鑿即據屍兄汪文學等供稱汪文

伎因向張居美借錢被罵曾有死在其家之言亦恐係事後捏詞串飾該督將鄭氏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以絞候引斷既未允協案情亦多支離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虛衷研鞫務得致死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嘉慶十九年說帖○嗣據該省遵駁覆審仍照原擬題結見成案

妻因病不欲生令夫將伊勒死

川督 題黃生榜勒死伊妻李氏一案查批與汪鄭氏案比核等因查此案黃生榜因妻病苦難忍稱欲早死自拾瓦片割傷額顱並解帶繫往項頸

令該犯將其勒死該犯勉從下手將李氏拉勒致斃該省將該犯依故殺妻律擬絞具題隨檢查該省二十年汪鄭氏一案係因後夫汪文俊久病乏食向孀居美騙詐不遂自欲尋死圖賴用索套在頸上自勒並逼令該氏幫勒致斃因鄭氏係死者貫休之婦律應離異將鄭氏照凡人謀殺加功律擬絞監候與此案情同而罪異復檢查嘉慶二十年湖北省題毛大成縊死伊妻趙氏一案因妻趙氏染病聲言病磨難過不欲存活囑令該犯將其勒死該犯聽從將趙氏

縊斃又是年四川省趙用景逼勒死伊妻張氏一案
因妻張氏瘡毒疼痛難忍又乏食用聲言不如早死
該犯聽從將張氏背至族鄰屋後張氏解下腰帶套
入咽喉自勒不死該犯接帶幫勒殞命均依故殺妻
律擬絞題結此三案與現在黃生榜一案罪名相符
又二十二年湖北省陳郜氏勒死儲氏一案因儲氏
教子行竊被控欲在樹上自縊因樹高攀扶不上邁
令郜氏抱起將繩繫於樹上套入咽喉致斃郜氏係
儲氏次子買休之妻律應離異將郜氏依凡人謀殺

加功律擬絞題結此一案與先經題結之汪鄭氏一案罪名相符是同一聽從死者幫勒致斃之案係凡人則照爲從定罪係伊妻則照爲首定罪似未平允職等伏思命案首重造謀而犯供尤防狡卸如死者自行起意毒死或先行動手兇犯祇係聽從加功確有證據自未便坐兇犯以造意爲首之條若死者自欲尋死並先行動手之言並無證據係出自兇犯之口卽難據一面之虛詞遽寬其首禍之重罪應以旁人有無供證分別首從科斷隨將已經題結之四案

詳加比較如汪鄭氏一案已死汪文俊曾將自欲尋死圖賴之言向堂兄汪文學並前妻之女范汪氏告知經汪文學等到官供證有據又陳邵氏一案已死儲氏曾將犯罪無顏不如一死之言向張老么劉姚氏告知經張老么等到官供證有據是此二案死者起意欲死之言均有旁人證佐尚非兇犯揑飾至毛大成周景盟二案死者生前均未將欲行尋死之言向旁人告述僅據兇犯一人供詞定讞與前二案情有區分是以從前原題將汪鄭氏陳邵氏均照謀殺

爲從例係凡人加功照律擬絞毛大成周景盟均照謀殺爲首例係謀殺妻照律應如故殺法故殺妻亦應擬絞衡情定罪兩不相背今黃生榜一案檢閱供招已死李氏生前曾將病苦難過稱欲早死之言向夫堂弟黃生訓並伊子黃丁兒等告述到官供證有據核與應科從罪之汪鄭氏陳郤氏二案情節符合該省將黃生榜仍依故殺妻律擬絞似係照該省周景盟一案辦理固係例無正條究與成案諸多窒礙似應議駁謹擬駁尾錄呈　稿

尾查律載謀殺人造意

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被監候又夫毆妻至死者絞
監候故殺者亦絞又謀殺卑幼如故殺法又例載夫
謀殺妻如係他人起意本夫僅止聽從加功者擬絞
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至本人自縊
尋死兇犯聽從下手致斃例無治罪專條如死者欲
行自盡之言並無旁人證佐自未便僅據兇犯一面
之詞遽寬其爲首之罪若死者生前曾向旁人告述
業已到官質訊明確是死者之輕生有據則兇犯之
從罪已明即應照爲從加功本例科斷此案黃生樑

因妻李氏染患癆病不能起牀稱欲早死曾經氏夫堂弟黃生訓並伊子黃丁兒等聽聞並用言勸慰李氏哭說病苦不過料難存活復經該犯勸慰李氏自用瓦片將額顱劃傷並將腰帶繞在頸項令該犯將其勒死該犯未允因其苦求無奈執住帶頭拉勒氣閉殞命雖該犯聽從拉勒之時並無旁人目擊而死者生前曾將病苦難過不如早死之言向黃生訓等告述現經黃生訓等到案供明是李氏之自欲尋死已有確據自應將該犯照謀殺妻爲從加功例科

謀殺妻從而不加功

罪今該省仍照夫故殺妻擬以絞候殊未允協案關生死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嗣據該省將貢生楊改照夫謀殺妻係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於殺罪上減一等例擬流題結見成案

晉撫 咨丁萬年因妻柴氏兩腳糜爛疼痛難受決不欲生屢求將伊活埋該犯憫其痛楚難忍聽從將柴氏活埋致死將丁萬年依夫謀殺妻係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於殺罪上減一等例擬流 道光二年案

盛京刑部 咨張伏明商同伊子張廷義毆勒童養子

夫欲尋死圖賴其妻代抹傷痕

婦王三兒身死張廷義並未加功將張廷義比照謀殺妻係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擬流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嘉慶十八年案

陝撫 題小白張氏因伊夫白萬良起意自刎圖賴促令該氏代抹擬斬立決一案檢查嘉慶十七年湖北省題曹徐氏聽從伊夫曹鎮臣裝傷圖賴致夫因傷身死一案將徐氏依妻毆夫致死律擬斬立決經本部以徐氏於伊夫令其代做傷痕圖賴該氏始猶未允因被夫催逼先止用刀輕劃兩下伊夫復令重

劃並於該氏復劃時用手自接刀背致傷殞命尚非
該氏有心逞兇干犯援照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
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之例夾簽聲明奉
旨改爲斬監候在案此案白萬貝因與堂兄白尚金爭毆
與妻小白張氏並其嫂大白張氏商謀欲自行刎死
在台灣金門首圖賴該犯自用剃刀抹傷領頸手軟
不能再抹令該氏等代抹該氏不肯下手白萬貝不
依促令代抹該氏勉強拾刀輕抹腮欣畏懼棄刀跑
回嗣大白張氏狠割白萬貝咽喉殞命該省將該氏

依妻謀殺夫已行律擬斬立決具題查該氏僅止聽
從同往經伊夫自抹手軟棄刀促令代抹該氏不肯
下手由伊夫不依始勉強輕抹腮頰即畏懼奔回當
大白張氏割傷伊夫身死時該氏並未在場核與徐
氏並非有心逞兇干犯援例夾簽之案情事相同自
應一體夾簽聲明至現在恭逢
恩詔小白張氏係聽從謀殺伊夫名分攸關所擬斬罪應
不准援免其情節可原之處於夾簽內聲明太白張
氏聽從加功並無因姦因盜挾嫌貪賄情事所擬絞

罪應准援免謹擬夾簽並知照院寺覆核片文錄呈

夾簽 查例載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

干犯叙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旨等語此案小白張氏因伊夫白萬良起意自刎圖賴白

萬金洩忿喚令該氏並大白張氏同至白萬金門首

白萬良自用剃刀抹傷領頦手軟不能再抹將刀撩

棄令該氏等代抹該氏不肯下手白萬良不依促令

代抹該氏勉強拾刀輕抹其腮頰即畏懼棄刀跑回

嗣大白張氏因恐耽誤劃傷白萬良咽喉殞命核其

情節當大白張氏抹傷白萬頁咽喉身死之時該氏先已畏懼奔回並未在場其於伊夫自行抹傷手軟之後促令代抹該氏勉强輕抹腮頰係屬迫於夫命並非有心逞兇干犯情尚可原相應援例夾簽聲明

恭候

欽定

片文刑部爲知照事所有陜西司小白張氏因伊夫白萬頁起意自刎圖賴白萬金促令該氏抹傷腮頰依律擬斬立決一案前因查無夾簽之例當經會核在

案現經本部覆查嘉慶十七年會題湖北省曹徐氏聽從伊夫曹鎮臣種傷圖賴用刀輕劃兩下伊夫復令重劃並於該氏復劃時用手自按刀背致斃擬斬立決一案聲明該氏尚非有心逞兇干犯援照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之例夾簽題結核與此案迫於夫命並非有心逞兇者情事相同未便辦理兩歧自應一體夾簽以昭平允相應將原稿更正援例夾簽知照都察院大理寺可也

嘉慶二十五年說帖 ○ 元年具題小白頭氏致斃斯候見成案

有從令同前往
以家討死圖賴

湖督　奏緣蔡允光係萬氏親子其族人蔡俸圖有
地一塊坐落蔡允光祖墳後從前立有合同不許賣
與異姓葬墳嘉慶二十一年蔡俸圖將地當與族衆
名下迨後蔡俸圖復將此地私賣與邱成功管業當
卽外出二十二年二月邱成功赴地耕種蔡允光詢
悉情由向伊母萬氏告知萬氏恐邱成功葬墳有礙
伊家塋地風水隨令蔡允光投同戶族蔡文郍蔡文
安向邱成功理論欲令退出地畝邱成功不允二十
二日該犯又與向邱成功索退總不依從蔡允光臨

向伊母萬氏聲稱此事非伊母出頭不可萬氏應允蔡允光即出外賣布未回至三月初六日邱成功族人邱守義在地壟種經蔡文昭查知前往攔阻彼此爭鬧邱守義用磁片劃傷蔡文昭額角而散蔡文昭當向萬氏投訴時蔡允光之妻張氏在地工作萬氏即前往邱家理論行至中途適蔡允光賣布轉回遇見向問萬氏即將邱守義毆傷蔡文昭情由告知蔡允光因邱成功屢次欺侮心懷忿恨思欲尋釁陷害即起意慫恿伊母赴邱成功家拼命圖賴萬氏聲言

將老病父母扛擡累詐各按恐嚇圖賴誣告本律治罪追行戳殺子孫及奴婢圖賴人條

如不得地即死在邱家斷不空返蔡允光答稱如果尋死伊必為母伸冤萬氏點頭走去蔡允光恐人見疑不敢同家即在附近躲避伊妻張氏因姑萬氏至晚未歸自行往找比至邱成功家見萬氏坐地哭嚷邱成功同鄰婦蔡林氏在旁拉勸張氏隨走攙將萬氏扶起再三勸令回家萬氏堅執不肯時已夜深邱成功取出稻草一捆令萬氏張氏同在磨房住宿張氏又勸萬氏睡下亦即在旁獨臥因困倦睡熟天明醒來見萬氏用繫磨草繩在樑上自縊身死當即喊

救邱成功同鄉人蔡潮瀚聞聲趕至幫同解救已經
無及張氏回家尋見蔡允光向其告知蔡允光聲稱
伊母業已縊死定與不依張氏因其語言可疑再三
根問蔡允光將慫恿伊母尋死之事告知囑勿聲張
張氏卽向蔡允光埋怨蔡允光正欲往邱成功家尋
鬧希圖挾制退地私和邱成功已赴縣具報驗訊招
解此案蔡允光因邱成功不肯退地輒慫恿伊母蔑
氏前往拚命雖死由自縊實係該犯再三慫恿所致
其居心與謀殺無異將蔡允光依子謀殺母律凌遲

處死於審明後奏請
王命即行正法蔡張氏訊不知情應勸萬氏回家不允現
有邱成功供證確鑿其無同謀情事實屬可信應毋
庸議邱守義照他物毆人成傷律擬笞等因嘉慶二
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阮元等奏審擬蔡允光聳母自縊圖賴將蔡允光恭
請王命凌遲處死一摺此案蔡允光之母萬氏因邱成
功不肯退還地畝前往哭鬧夜深住宿用磚磨草繩在
壁房自縊身死該督等因蔡允光慫恿伊母赴邱成功

家拚命圖賴萬氏聲言如不得地即死在邱家斷不至
返該犯答稱如果尋死伊必為母伸冤等供即將該犯
照依子謀殺父母已殺者凌遲處死律恭請王命凌遲
處死辦理尚未允協萬氏前赴邱成功家圖賴蔡允光
並未隨往自縊草棚係邱成功家之物亦非蔡允光付
給其母拚命圖賴供詞係在萬氏自縊後審出祗係
空言問擬斬決已當其罪若即處以極刑近日他省逆
倫之案尚有逼母自盡並給兇器從旁加功者又將加
以何罪耶蔡允光業已正法著切屬識嗣後審擬此等

案件亦應詳核情節不得漫無區別概擬重典欽此通行

浙撫　題王承明因挾王必兆勸典祭田之嫌搶割田禾不遂欲與王必兆拚命伊母吳氏聲言前去死在伊家該犯即以如果尋死必為母伸冤之言慫恿致吳氏服滷身死詳核案情該犯於伊母聲言尋死時在旁慫恿其居心固不可問惟慫恿究止空言伊母至王功元家服滷時該犯並未隨往其所服鹽滷係王功元之物亦非該犯付給核與上年湖廣省蔡九光之案情事相同將王承明擬斬立決嘉慶二十三年案

罪　謀殺祖父母父

母子商謀同死
其子起救得生

夫妻商謀同死
其六傍岸得生

提督　奏送竇瑛聽從伊母老劉氏投河自盡該犯
被救得生查父母起意自盡其子情願同死致令父
母斃命而其子被救得生例無明文案關倫紀未便
輕縱應比照上年陝西倪勝兒之案將竇瑛擬斬立
決恭候
欽定嘉慶二十一年四川司現審案
提督　咨送馬兒因遊蕩失業貧苦難度伊妻黃氏
商同投河自盡該犯並起意將長子幼子一同携乘
河內致黃氏並二子俱各殞命該犯復因起水氣悶

父欲圖賴逼子戳傷父復自盡

掙扎傍岸得生查該犯遊手好閒花費伊父母錢文於伊事備者毫不過問伊妻黃氏之死因屬貧極無聊自願輕生惟因該犯遊蕩失業之故致將無辜幼子二人沉河立斃未便以該犯曾經自行投河遂寬其故殺之罪將馬亮依故殺子律杖六十徒一年

嘉慶二十五年安徽司現審案

貴撫　題王阿保之父王大才因與胥金氏通姦被獲捆縛慮及到官問罪嚇逼王阿保代割咽喉裝傷搪抵冀免送究王阿保被逼勉從將伊父喉下之皮

劃劃成傷嗣伊父愧恨自戕殞命將王阿保比照子毆父者擬斬立決惟該犯年甫十二幼稚無知被逼免從祇圖得脫父罪與有心干犯及年已及歲倘知名義者有間聲明恭候

欽定嘉慶二十一年案

兄令弟裝傷圖賴致斃兄命

北撫　題蔣文禮刀傷伊兄蔣文進身死一案查已死蔣文進因挾族人蔣上祿等搶穀之嫌商令伊弟蔣文禮取刀代作傷痕誣以兇毆控究可使獲罪蔣文進仰面臥地蔣文禮用刀劃其偏左左臂膊蔣文

進辯言傷輕不能嚇人自將胸衣解開囑令再劃將
文禮又劃其肚腹以致傷重殞命細核案情蔣文禮
既聽從伊兄代為劃傷其偏左左脅肋何必又劃傷
其肚腹洵如
鈞諭情節不好惟查蔣文禮於未到官之先曾將裝傷
誣控情由告訴黃明德囑勿聲張嗣據傳到黃明德
究出實情是黃明德實為此案要證既據該撫訊明
屬實且已將蔣文禮問擬斬決只可照覆毋庸駁審
嘉慶四年說帖

竊兄裝傷圖賴致兄被人傷斃

陝西司 查此案已死雷開升之弟雷發升欲開酒館因街鄰張幗法等恐人酗酒滋事稟縣斷令雷發升另圖生業取遵結案雷發升遺斷復開張幗法等揚言阻攔雷發升聞知隨主使胞兄雷開升傷殘圖賴使張幗法等畏懼不敢阻攔許以在鋪經理生意雷開升恐臨時手軟不能自殘須人相幫雷發升復囑令劉定喜代為下手亦許給一分生意雷開升等允從比張幗法等至鋪吵鬧雷開升取刀自行劃傷顖門臥地賴稱殺人張幗法等走散雷開升因傷少

又輕不能圖賴多人命劉定喜在伊腿上再扎劉定
喜接刀扎其右腿後一下失手過重流血不止嚮開
升因傷殞命該省原驗以嚮開升用刀自劃顖門三
傷傷均輕淺不致於死惟劉定喜代扎右腿後一傷
骨損爲重將劉定喜依受雇爲人傷殘因而致死減
鬬殺罪一等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查受雇爲
人傷殘者本無殺人之心其因傷而致死者依主使
之人爲首則下手之人爲從故律以減鬬殺罪一等
定擬該省所擬情罪尚屬允協再查尋常傷殘圖賴

功兄逼令裝傷
自抹刃刃致斃

之案由死者起意雇人代行裝傷者則主使之人業
經受傷身死無從坐以為首之罪此案已死雷開升
雖係自行情願裝傷而圖賴則係在逃之雷發升起
意即下手之劉定喜又係雷發升囑令代幫自應坐
雷發升以主使為首之罪照鬬殺律問擬雷發升係
雷開升胞弟仍應依弟毆兄死者律擬以斬決該犯
在逃未獲應俟該省緝獲另擬具題到日再議該司
稿尾聲明亦無歧誤似可照辦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江西撫 題劉濟致傷大功堂兄劉菊身死並晁子

劉世將劉菊屍身裝添傷痕圖賴鄒毛等毆斃一案
此案劉濟大功堂兄劉菊因地鄰鄒足等將伊塘內新築陂板拆去兩塊劉菊聞知令劉濟並伊子劉世駕船往阻鄒足等先已走回劉菊在船打撈陂板失跌擦傷顖門劉濟等扶起同至蓬內劉菊買酒同劉濟等共飲劉菊憶及曾與鄒毛等爭車河水口角鄒足等拆毀陂板明係鄒毛挾嫌主使欲裝傷揑控鄒毛等毆嚇制即取柴刀逼令劉濟代劃該犯被逼無奈接刀正欲代劃畏懼不敢下手劉菊生氣將頭

撲擅該犯收手不及逼傷劉菊右眉斃命將劉濟依
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者斬律擬斬立决聲明尚非
有心逞兇干犯等因若如果案情屬實是該犯係被
逼裝傷尚未下手死者自行撲搶致傷與有心逞兇
干犯者有間不無一線可原第檢查原驗屍傷不致
命右眉刃傷一處斜長四分寬一分深損骨該犯果
係被逼持刀心懷畏懼目必有戰縮之勢用力不能
著實劉菊一撲卽使受傷必不致於深重何以遽至
損骨下手情形殊多未確難保無欲傷身死串捏裝

兄因畏罪欲行縊死囑弟幫勒

傷希圖避就情事案關服制似應駁令覆審以昭詳慎至劉世那父屍裝傷圖賴用竹簽戳傷劉菊右耳根穿透右耳輪法無可逭原擬斬決應請就案照覆劉濟一犯應俟該省秋審到日再行核辦 道光七年說帖

福撫 題顏雲賢之胞兄顏篤賢因向余謝氏索詐致余謝氏忿恨服毒身死顏篤賢畏罪情急自願尋死抵制解下腰帶繞項躺地囑令顏雲賢幫同拉勒致斃查顏雲賢並非背謀致死未便科以謀殺期親尊長之罪惟伊兄顏篤賢之死究因該犯下手拉勒

胞兄自欲尋死其弟用言攔阻

所致將蕭雲賢依弟毆胞兄死者律擬斬立決奏
旨九卿議奏改擬斬候道光二年案
湖廣司　查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
傷皆斬已殺者皆凌遲處死又逼迫期親尊長致死
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李尚有與胞兄李尚其求乞
度日李尚其左目失明有包心正生孫戛客李尚其
等前往求乞包心正止給各人給飯一碗李尚其等
不依吵鬧包心正稱欲捆送李尚其臥地撒潑亂滾
擦傷左腿脥等處李尚有將其扶起欲令回歸李尚

其聲稱欲與包心正拚命死在其家具出棺木始能
洩忿李尚有亦恨包心正刻薄聲言如果死在包心
正家必代為伸冤遂同馬夥歐應勝回家歇宿詎李
尚其即在包心正門樓自縊次早包心正覩見報縣
李尚有聞知逃逸旋被拏獲該撫以律例並無期親
尊長自欲拚命卑幼用言慫恿以致自盡作何治罪
明文將李尚有比依逼迫期親尊長致死絞罪上量
減擬流歐應勝擬杖等因具題 臣 等查李尚有於胞
兄李尚其起意拚命之時並不用言勸解輒以如果

死在包心正家必以代爲伸冤之言慫恿是伊兄之
死雖係自行起意而成於該犯之慫恿其情實與聽
從謀殺無異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傷治
罪從同且查閲傷單李倘其屍身眼微開與洗冤錄
所載自縊身死眼合之處不符而詳核案情該犯既
有代爲伸冤之言何以反行逃避難保非因强討不
遂將李倘其逼縊致死圖詐其所供係由於李倘其
自行起意殊難深信况該犯慫恿伊兄自盡其時倘
有歐應勝在旁豈竟不發一語其所供李倘其自盡

之時該犯與毆應勝業已回家欲宿並無加功情事尤不足憑至逼迫期親尊長致死之律雖由於卑幼之逼迫而致死究非意料此則伊兄自欲拚命而慫恿致令速死豈得比照逼迫尊長致死之案輒為量減非名出入攸關案情亦未確實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道光十一年說帖○道陝案錄後

湖廣司　查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傷皆斬等語此案李尚有用胞兄李尚其向包心正

求乞酒食被駡推搡擠碎飯碗李倘其臥地潑賴該犯勸令回歸因其定欲拚命遂以代爲伸冤之言慫恿李倘其旋即在包心正門樓上自縊身死前據該撫將李倘有比依逼迫期親尊長致死絞罪上請減擬流具題經　臣　部以李倘其雖由自行起意縊斃而成於該犯之慫恿實與聽從謀殺無異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撫遵駁審明改擬具題查李倘有於胞兄李倘其自行縊斃之時倘無幫同加功及在場目擊情事惟服制攸關仍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李

尙有合依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傷首斬律擬斬立決招解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恩旨以前案關服制不准援減　道光十二年說帖

夾簽　查例載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仍准敘明可原情節夾簽請旨等語此案李尙有因同胞兄李尙其至包心正家求乞包心正給與冷飯李尙其不依爭鬧包心正稱欲捆送并將李尙其推出大門將飯椀推落打碎將門關閉李尙其臥地潑罵該犯勸令回歸李尙其欲與包

胞弟欲行服毒自盡央兄買砒

心正拚命該犯亦恨包心正刻薄斥言如果死在包心正家必定代為伸冤之言慫恿旋各回歸詎李尙其郎在包心正門樓自縊身死核其情節死由伊兄自行起意該犯僅止空言慫恿尙無幫同加功情事且伊兄自縊之時該犯並未在場目擊聆之誤傷尊長至死者情更可原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相應援例夾簽恭候

欽定

北撫　咨王兆銳因被王億湖抓傷懷恨自欲服毒

姑欲尋死圖賴
詐令伊媳取砒

拚命央胞兄王兆洪代爲買給砒礵吞服身死將王兆洪依謀殺卑幼爲從加功之尊長按服制依爲首之罪減一等例於故殺期親弟姪罪上減一等擬流

嘉慶二十五年案

北撫　奏張羅氏尋死圖賴詐令伊媳陳氏取砒服毒身死一案查張羅氏因王使伊子張光受往牽王家澤驢隻抵還欠項致張光受被扭赴州控究該氏情急奔赴王家澤家拚命圖賴途遇伊夫弟張節文慫恿因詐媳陳氏代取砒信服毒殞命是陳氏同由

誤信姑言並不知伊姑果有尋死之意惟究因該氏取給毒藥所致例內並無姑願尋死子媳被誆代取毒藥以致服毒殞命作何治罪明文第服制攸關自應比例問擬將陳氏比照毆殺夫之父母律凌遲處死張節文擬流王家澤擬杖并聲明陳氏究因誤信姑言並非有心忤逆情節尚有一線可原等因具奏

刑部照擬核覆嘉慶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奉

旨此案張羅氏起意尋死圖賴王家澤令伊媳陳氏取砒伊媳不肯前往該氏即誆稱止係攜砒至王家澤家恐

兄因病磨欲死逼令伊弟買砒

嚇逆非真心服毒伊媳始行取砒該氏復將伊媳遣閉乘間服毒及伊媳知覺當即泣喊灌救是張羅氏服毒身死實爲陳氏所不及知且張羅氏毒發未死之時業將自行起意尋死圖賴及詎伊媳取砒各情向伊夫妻賀氏言明並有賀氏不必責怨伊媳等語衆所共聞所有陳氏問擬凌遲處死之處著改爲斬監候歸於本年秋審服制冊內辦理欽此　通行本內案

北撫　奏楊文萬因伊兄楊文彩病磨難受聽從買砒致伊兄自食斃命一案此案楊文萬胞兄楊文彩

因病磨難受屢次逼令楊文芃買砒自盡該犯先經
勸慰後楊文彩屢次催逼并稱如病勢稍退原可丟
棄該犯不從楊文彩生氣自掐咽喉欲圖閉死該犯
被逼無奈始行買給信石次日楊文彩將伊誆開乘
間取服毒斃是該犯雖無致死其兄之心而楊文彩
之死究由該犯買給砒毒所致詳查例載並無兄願
自盡逼弟代買砒信以致毒斃作何治罪明文卷查
臣部核覆湖北巡撫奏張維氏誆令伊媳陳氏取砒
服毒身死一案將陳氏比照毆殺夫之父母律凌遲

處死奏請
定奪欽奉
諭旨以張羅氏服毒身死實爲陳氏所不及知將陳氏改
爲斬監候等因欽遵在案今楊文萬案情與陳氏相同
自應仍比律定擬恭候
聖裁應如該撫所奏楊文萬比依謀殺期親尊長律凌遲
處死請
旨定奪嘉慶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奉
旨此案楊文萬因伊兄楊文彩病磨難受聽從買砒致伊

兄自食斃命刑部按律將楊文萬問擬凌遲處死仍以該犯與逞兇謀斃者不同請旨定奪朕詳閱案情當楊文彩因病磨尋死向伊弟楊文萬催逼買砒未經應允輒欲自搯咽喉冀圖悶死楊文彩自尋短見如欲以金刃自戕楊文萬自當慮其傷命今僅以手搯咽喉不過一時嚇逼何致殞命且伊即被逼無奈欲藉以安慰伊兄之心何妨以他藥假稱砒石則伊兄服食亦不至遽爾戕生乃聽從買砒收存枕下以致伊兄乘間取服竟致不救楊文萬兄弟並無財產妻室不致有謀斃別情

但楊文萬本係出外營生或因侍奉伊兄病久見其有病磨尋死之心即曲意順從亦未可定事無指證原供僅據該犯一面之詞若竟照從前陳氏被伊姑張羅氏誆令取砒服毒之案改問斬候兩案情節不同楊文彩之死究由楊文萬買砒所致倫紀攸關難以寛宥惟罪疑惟輕楊文萬著改爲絞立決餘依議欽此通行本丙案

商同伊子謀殺親夫應先處決

川督　奏程鄧氏因屢被伊夫程洪受毆打輒商同伊子程德將伊夫謀勒斃命假裝自縊該縣於驗報後訪出實情將犯解省委員檢驗明確將程德凌遲

處死先行正法程鄧氏擬以姦遁聽候部議刑書仵作因屍親報係自縊又時值酷暑屍身發變致未檢出訊無受賄情弊均應照全出減五等放而還獲又減一等杖六十徒一年等因刑部照擬覆奏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刑部議覆四川省程鄧氏商同伊子勒斃親夫一案向來外省遇有因姦謀斃親夫之案俱擬具奏例應聽候部議此案程鄧氏因伊夫程洪受平日酗酒嫖賭又見其站立伊媳房門外輒疑倒姦商同伊子程德耕勒斃

命實爲人倫之變該督審明後卽將程德恭請王命正
法而程鄧氏一犯尙照尋常謀斃夫命案情仍請勅下
部議未免拘泥程鄧氏着卽凌遲處死案非情理所有
事屬僅見嗣後如或有情節似此者卽照此辦理欽此
四川司通行

毒傷功尊誤斃卑人從重絞決

河撫 題樊九猧謀毒出繼胞兄樊敬元誤毒樊士
印身死一案查身犯二罪例應從其重者論若一犯
絞決一犯斬候絞罪雖輕於斬候而立決實重於監
候仍應從重擬以絞決向來遇有此等案件俱係循

照定例辦理此案樊九淈謀毒出繼胞兄樊敬元已傷非應絞決其誤毒無服族兄樊士印致斃律應斬候該省將該犯從重擬絞立決查核情罪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九年說帖

子謀殺母圖賴從犯並未加功

蘇撫 奏殷希賢於張體仁起意謀殺伊母商同訛詐分肥該犯依允因張體仁之母情願自行而死無須該犯幫同下手惟其謀助逆與同行無異按謀殺從而不加功律應擬流惟逆倫案內助逆加功例應絞決今該犯從而不加功亦未便僅擬滿流應發往新

妻謀殺夫身死氏兄從而加功

主令他人殺祖逆子助逆加功

疆為奴　嘉慶十九年案

直督　題蘇氏謀殺夫蔡黑小身死氏兄蘇有林從而加功將蘇有林依律擬絞監候仍照謀殺期親尊長為從加功之犯請

旨即行正法　嘉慶十八年案

陝督　奏番民業格血起意商同加大將加大之祖褻加致死圖詐番民柔第錢文隨與伊子丹巴占血并鄰人曾祿一同將褻加勒死審將加大依謀殺祖父母律凌遲處死曾祿依從而加功例擬絞立決嗣

續獲業格血丹巴占血父子二人該省將業格血依
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該犯起意謀命圖詐陷人
逆倫應請
旨即行正法丹巴占血依助逆加功例擬絞立決本部以
丹巴占血究係聽從父命較業經正法之爵祿聽從
平人助逆者有間且釁起伊父造意謀命並非加大
起意致死核與旁人聽從子孫起意謀殺其親者情
亦有別本案斬絞凌遲已有三抵丹巴占血可否量
減為絞監候入於秋審緩決之處恭候

聽從姦婦主使將母謀毒斃命

欽定奉

旨丹巴占血依擬著改為絞監候入於秋審覆決等因欽

此道光二年案

江西撫　題蔡廖氏因姦謀殺吳海華之母吳馮氏

身死一案查此案蔡廖氏因與吳海華通姦吳海華

之母吳馮氏欲將吳海華帶回原籍該氏因不能續

姦起意向吳海華商允將吳海華之母吳馮氏謀毒

身死該省聲明聽從謀斃伊母罪應凌遲之吳海華

業已監斃仍戮其屍該氏因姦謀命例內止有子謀

殺母旁人助逆加功擬以絞決其旁人起意謀殺釀
成逆倫重案例無加重治罪專條將蔡廖氏仍照謀
殺律擬斬監候具題查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案內
助逆加功之犯例內尚應照平人謀殺加功從重擬
以立決而旁人起意商同其子謀殺父母之案較助
逆加功之犯情節尤為可惡豈得反照尋常謀殺定
擬檢查道光二年甘肅省奏番民業格血起意圖詐
商同加大將加大之祖父戳加謀斃將業格血依謀
殺律擬斬監候聲明該犯造意謀命圖詐陷人逆倫

緦從外人謀殺
功叔並未加功

兩罪情節較重請
旨即行正法在案今蔡廖氏因姦謀命陷入逆倫重罪與
業將血之案情罪相等未便因例無明文致滋輕縱
應請交司聲明案情將蔡廖氏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道光八年說帖

江蘇司 查律載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行者為首
杖一百流二千里為從杖一百徒三年已傷者絞為
從加功不加功並同凡論已殺者皆斬註云不問首
從等語是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行已傷律註各有

首從字樣已殺者皆斬註內止言不問首從而不言預謀之卑幼是僅止預謀並未下手加功者自不在皆斬之列此案丁守安因向小功堂叔丁從索欠丁從斥伊逼索掌批伊頰丁守安不甘起意毆打洩忿即往向素好之晏三唐安告知央懇幫毆晏三因與唐安常被丁從索詐欺陵起意將丁從搭死丁守安允從乘夜借抵丁從往船唐安將丁從誘至田內晏三趕攏與唐安將丁從拖按倒地將其搭斃丁守安未經下手該撫以律內並無聽從凡人謀殺小功服

叔並未下手作何治罪明文若照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殺者不問首從皆斬則與首從同係卑幼者漫無區別如依凡人謀殺從而不加功者擬流亦覺無所區分將丁守安比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滿流律上加一等發附近充軍該犯供稱並未下手晏三等在逃未獲請照例監候待質等因咨部查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殺者皆斬之律不獨指首從同係卑幼而言即聽從外人謀殺亦應依律擬斬不得因聽從外人遂寬卑幼之罪惟註內止言不分首從不言預

謀之卑幼則僅止預謀同行並未下手加功者自不
在皆斬之列該撫將丁守安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
滿流上加等擬軍因愛三等在逃未獲請照例監候
待質應如所咨辦理惟咨內聲稱聽從凡人與首從
同係卑幼者混無區別一語核與律意不同應即申
明更正逸犯愛三等仍令飭緝務獲質訊辦理

道光十年說帖

謀殺功兄傷而
未死

陝西司　查薛生林商同薛生蛟等活埋大功服兄
薛六未死一案查律載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行者

首杖一百流二千里已傷者絞等語此案薛生林係
薛六大功服弟薛六陸續借欠薛生林糙食錢文屢
討無償反被叫罵薛生林心懷忿恨輒因薛六調姦
子婦未成薛生林假公報私起意商允薛六之兄薛
生蛟將薛六活埋致死令大功服弟薛生邦并薛生
蛟夥遏伊子薛柄兒幫同捆縛手足薛六叫喊薛生
林拾取柴塊毆傷薛六額顱左腮摔至水沖溝坑掩
埋薛生邦薛柄兒不忍致死當將薛六縛繩解開令
其藏入溝邊小洞假作掩埋薛六旋由洞內走出未

被致死查薛六調姦子婦未成固屬蔑倫傷化惟該犯薛生林因挾薛六借欠不還反被斥駡之嫌起意致死活埋係假公報私應以謀殺本律科斷該犯於捆縛薛六後既用柴塊將薛六額顱左腿毆傷原驗薛六額顱左腿各有木器傷處手足均有繩痕係屬謀殺已傷自應依律擬絞該省並不按律問擬輒以除毆傷輕罪不議外將該犯薛生林依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已行未傷律擬流是以謀殺已傷之案爲毆傷輕罪不議而科以謀殺未傷之罪實屬錯誤罪關

謀毒嗣媳未死嗣孫殞命

生死出入應請交司駁令另擬 道光五年說帖

東撫 咨張李氏挾嫌謀毒嗣子張思宗並嗣媳俱傷而未死惟嗣孫張小周受毒身死應將張李氏於謀殺子孫之婦已傷滿徒罪上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嘉慶十八年案

謀毒夫兄誤毒翁姑身死

廣西撫 奏韋梁氏因被夫兄韋結英在翁前屢道其非並挾查出取錢買布被責之嫌起意謀毒斃命隨拔斷腸草搗汁和入茶內以致誤毒夫之父母斃命將韋梁氏依毆夫之父母殺者律凌遲處死

嘉慶二十二年案

刑案匯覽卷二十三終